

辨證奇聞

全函

關格門

人有病關格者。心欲食而食至胃而吐。已而再食而再吐。心思大小便。而大小便利不能出。脈暗沉而耳珠暴露。兩脇脹滿。氣逆拂抑。求一通氣而不可得。世以為胃氣之太盛也。而不知不然。此肝氣之過盛耳。夫關格之症。宜分上下。上一格而不得入。下一格而不得出也。今上既不得入。而下又不得出。是其正關格生。死急危之症也。治法原有吐之一法。上吐則下氣可通。今不必用吐藥。而先已自吐。是用吐藥無益也。然則用下導之法乎。上既無飲食下胃。則大腸空虛。即用導藥止。可出大腸之糟粕。梗屎而不能通。小腸膀胱之氣。是導之亦無益也。必須仍用前藥和解為得計。但不可遽然而多服也。須漸漸飲之。初不受而後自受矣。方用開門散。乃解鬱之神劑。開門散。白芍五錢。白朮五錢。茯苓三錢。陳皮一錢。當歸五錢。柴胡三錢。蘇葉一錢。牛膝三錢。車前子三錢。炒梔子三錢。天花粉三錢。水煎一碗。緩緩服之一劑而受矣。一受而上關開矣。再劑而下格亦通。此方直走肝經以解鬱。鬱解而關格自痊。所謂扼要爭奇也。倘用香燥之藥以耗胃氣。適足以堅其關門而動其格拒矣。

人有無故而忽然上不能食。下不能出者。胸中脹急。煩悶不安。大小便窘迫之極。人以為關格之症也。誰知是少陽之氣不通乎。夫少陽膽也。膽屬木。木氣最善舒泄。因寒氣所襲。則木不能條達。而氣乃閉矣。於是上剋胃而下剋脾。脾胃畏木之刑。不敢出生肺氣。而併生大腸之氣矣。肺金因脾胃之氣不生。失其清肅之令。而膀胱小腸無所宣導。故一齊而氣閉矣。此等之症。原可用吐法。一吐而少陽之氣升騰可愈矣。其次可用和解之法。和其半表半裏之間。而膽木之鬱結自通。二法相較。和勝於吐。吐必傷五臟之氣。而和則無損五臟之氣也。方用和解湯。柴胡一錢。白芍三錢。甘草一錢。枳殼五分。薄荷一錢。茯苓三錢。丹皮二錢。當歸三錢。水煎服。緩緩服之三劑。則可以開關矣。上關一開而下格自愈。此方乃逍遙散之變方也。逍遙散有白朮。陳皮。未嘗不可開關。余改用薄荷。枳殼。丹皮者。直入肝經之約。取其尤易於開鬱也。此方全不開關而關自開者。正以其善於解鬱也。然則解鬱正所以開關耳。

人有吐逆不得飲食。又不得大小便。此五志厥陽之火太盛。不能榮於陰。遏抑於心包之內。頭上有汗。乃心之液外亡。火焚於中也。存亡之機。間不容髮。此關格最危之症。人以為氣之不通也。欲用麝香片腦之類。以劫開其門。必致耗其真氣。反致歸陰矣。法宜調其營衛。不偏陰偏陽。一味冲和。毋犯胃氣。使其臟腑自為敷布。不必問其關從何開。格從何啟。一惟求之中焦。握樞而運。以漸透於上下之間。自能營氣漸通。衛氣不閉。因其勢而利導之。庶無扞格耳。方用和中啟關散。

麥冬五錢 人參五分 甘草五分 柏子仁三錢 滑石敲碎一錢 黃連一錢 白芍五錢 桂枝三分 天花粉錢半 水煎服。一劑而上吐止。再劑而下閉通矣。此方解散中焦之火。更能舒肝以平木。木氣既平。而火熱自滅。方中最妙者。用黃連與桂枝也。一安心以交於腎。一和腎而交於心。心腎兩交。則營衛陰陽之氣。無不各相和好矣。陰陽既和。而上下二焦安能堅閉乎。此和解之善於開關也。

人有上吐下結。氣逆不順。飲食不得入。澀溺不得出。腹中作疼。手按之少可。人以為此寒極而陰陽易位。其脈必瀉而伏也。法當吐不吐。則死然而不必吐也。夫上部無脈。下部有脈。吐之宜也。以食填塞於太陰耳。今脈瀉而伏。非無脈之比。況所食之物。已經吐出。是非食填太陰也。吐之不重傷脾胃之氣。以堅其閉塞乎。夫胃氣所以不開。與大小腸膀胱之所以閉結者。由於腎氣之衰也。胃為腎之關門。腎之氣不上。則胃之關必不開。腎主大小便。膀胱之氣化。亦腎氣化之也。腎氣不通於三經。則便澀何從而出。然則上下開闔之權衡。全在乎腎也。治之法。必須大補其腎中之水火。腎中之水火足。而關格不治而自愈矣。方用水火兩補湯。熟地一兩 山藥四錢 茯苓五錢 車前子三錢 人參一錢 麥冬一兩 五味子五分 肉桂一錢 白朮五錢 牛膝三錢 水煎服。連服二劑。上吐止而下結亦開矣。再服四劑全愈。此方補腎中之水火。而又能通腎中之氣。氣足而上自達於胃。下自達於膀胱。大小腸矣。倘用香燥之藥。以救胃。則胃氣愈傷。倘用攻利之藥。以救膀胱。大小腸則膀胱大小腸愈損。何日是開關解格之日哉。

人有一時關格。大小便閉結不通。渴飲涼水。少頃即吐。又飲之又吐。面赤唇焦。粒米不能下胃。飲一杯。吐出杯半。脈亦沈伏。人以為脈絕也。誰知是格陽不宣。腎經寒邪太盛之故乎。夫腎屬少陰。喜溫而不喜寒也。腎寒則陽無所附。常欲上騰。況又寒邪直入腎中。祛遏其陽。而上升乎。使之輕不重。則陽雖虛浮。尚不至格拒之甚。惟寒威太盛。則十絕太過。陽欲杜陰而不能。陰且格陽而愈勝。於是陽不敢居於下焦。而盡逆冲於上焦。咽喉之

間難於容物而作吐矣。夫陽宜陰折，熱宜寒折，似乎陽熱在上，宜用陰寒之藥以治之矣。然而陽熱在上，而下正陰寒也。用陰寒以折陰寒，正投其所惡也。不特無功，而反有大害。蓋上假熱而下真寒，非用真熱假寒之法治之，斷不能順其性而開其關也。方用白通湯治之，方中原是太熱之味，得人尿猪膽以亂之，則下咽覺寒而入腹正熱陽可重回，而陰可散，自然脈通而關啟矣。然後以大劑八味湯投之，永至至關再閉而吐再發矣。白按通湯原本不載約味

中滿門

人有飲食之後，胸中脹飽，人以為多食而不能消也。用香砂枳實等丸消導之，覺少快已而又飽。又用前藥重加消導，久久不已，遂成中滿之症。腹漸高大，臍漸突出，肢體漸浮脹。人以為臍脹也，用牽牛甘遂之藥以逐其水。內原無水濕之邪，何從而得水乎？水未見出而正氣益虛，脹滿更急。又疑前藥之不勝復加大黃巴豆之類下之，仍然未愈。又疑為風邪固結於經絡，用龍膽茵陳防風荆芥之類紛然雜投，不至於死不已。猶然開鬼門泄淨府，持論紛紜，各執己見而不悟，皆操刀下石之徒也。誰知中滿之症實由於脾土之衰而脾氣之衰又由於腎火之寒也。倘用溫補之藥，早健其脾氣，何至於此之極哉？方用溫吐湯。

人參一錢 白朮三錢 茯苓三錢

蘿蔔子一錢 薏仁三錢 芡實五錢 山藥五錢 肉桂三分 穀芽三錢 水煎服一劑而覺少寬。二劑更覺少寬矣。數劑之後，中滿自除。此方但去補脾氣，不去消導，以耗其氣。蓋中滿之症未有不因氣虛而成者，也不補脾胃之氣，則脹從何消？況方中加入蘿蔔子最妙，助參朮以消脹，不輔參朮以添邪。況又有茯苓米仁芡實山藥之類益陰以利水，水流而正氣不耗，自然下澤疏通而土游安有阻滯之虞。第恐水寒冰凍，則溪澗斷流，又益以肉桂入水中生火，則土氣溫和雪消冰泮，尤無壅塞之苦也。奈何不知此等治法而惟事於消導，遂成不可救藥之病哉。

人有未見飲食則思，既見飲食則厭，乃勉強進用，飽塞於上脘之間，微微脹悶。人以為胃氣之虛，故成中滿。然而不止胃氣之虛也。心包之火正衰也。心包為主之母，母氣既衰，何能生子？心包之火不足，又何能生胃哉？故欲胃之能食，必須補胃土也。欲胃土之強，必須補心包之火也。心包火旺而胃土自強，又何至見食則惡，既食則悶哉？方用生胃進食湯。

人參一錢 白朮三錢 炒棗仁五錢 遠志八分 山藥三錢 茯苓三錢 神麴五分 良薑

五分蘿蔔子一錢枳壳五分乾薑炒黑一錢水煎服此方治胃無非治心包也心包與胃原是母子何必分別之乎不治中滿而中滿自除此補火之勝於補土也

人有心中鬱結不舒久則兩脇飽悶飲食下喉即便填脹不能消化人以為臟脹之漸也而不知皆氣滯之故倘用逐水之藥必且更甚用消食之藥亦止可取一時之快樂不能去永久之脹也法宜開鬱為主然而氣鬱既久未有不氣虛者也僅使解其鬱而不兼補其氣則氣難化食脹又何以盡消乎方用快高湯人參一錢茯苓五錢白芍三錢白芥子二錢蘿蔔子五分枳榔三分神麴五分枳壳三分柴胡五分薏仁三錢厚朴三分水煎服一劑輕二劑又輕三劑愈四劑全愈此方解鬱而無刻削之憂消脹而無壅塞之苦攻補兼施自易收功也

人有患中滿之病飲食知味但多食之則飽悶而不易消人以為脾氣之虛也誰知是腎氣之虛乎夫腎虛者腎中之火虛也腹中苦飽乃虛飽而非實飽也若作水腫治之則喪亡指日矣蓋脾本屬土土之能制水者本在腎中之火氣土得火而堅土堅而後能容物能容物則能容水也惟腎火既虛而土失其剛堅之氣則土不能容物即不能容水而乃失其天度之流通矣故腹飽而作滿即水臌之漸也世人不知補腎火以生脾土反用瀉水之法以傷脾無異決水以護土而土有不崩者哉是治腎虛之中滿可不急補其命門之火乎然而徑補其火則又不可以腎火之不能自生也腎火必生於腎水之中但補火不補水則孤陽不長無陰以生陽即無水以生火也或疑土虧無以制水又補腎以生水不益增波以添脹哉然而腎中之水乃真水也邪水欺火以侮土真水助火以生土實有不同也故腎虛中滿必補火以生土又必補水以生火耳方用金匱腎氣丸茯苓六兩附子一枚牛膝一兩肉桂一兩澤瀉二兩車前子兩半山茱萸二兩山藥四兩牡丹皮一兩熟地三兩各為末蜜為丸每日早晚用滾水下一兩初服少脹久服脹除而滿亦盡消矣此方於腎水之中以補腎火之聖約也羣藥之中利水健脾之味多於補陰補火者雖意偏於補火而要實重救脾弱補火者正補脾也故補陰不妨輕而補脾不可不重耳

翻胃門

人有飲食入胃而即吐者此肝木剋胃土也用逍遙散加吳茱萸炒黃連治之隨手而愈而無如人以為胃病

也。雜用香砂消導之劑。反傷胃氣。愈增其吐。又改用下約。不應。復改用寒涼之約。以降其火。不獨胃傷。而脾亦傷矣。又改用辛熱之約。以救其寒。又不應。始悟用和解之法。解鬱散邪。然已成噎膈之症矣。夫胃為腎之關門。腎中有水。足以給胃中之用。則咽喉之間。無非津液。可以推送水穀。腎水不足。力不能潤。灌於胃中。又何能分濟於咽喉乎。咽喉成為陸地。水乾河涸。舟膠不前。勢所必至也。且腎水不足。不能下注於大腸。則大腸無津。以相養。久必細小。而非寬廣矣。腸既細小。飲食入胃。勢又難以推送。下既不行。必積而上浮。不特上不能容。而吐抑亦下不能受。而吐也。治之法。必須大補其腎中之水。方用濟艱催輓湯。熟地二兩 山藥一兩 當歸二兩 牛膝三錢 玄參一兩 車前子一錢水煎服。一日一劑。十劑必大順也。此方純補精血。水足而胃中有津。大腸有液。自然上可相通。而無阻滯之患。譬如河漕水淺。關門荷戈之士。無糧精之輸運。喧嘩擾攘。忍飢而守。或出關而覓食。或閉戶而積糧。忽見大雨滂沱。河渠溝壑。無不汪洋大水。既可送輓於上游。更可順輪於下澤。大舸巨舶。無艱裝載。又何懼小船之接濟哉。人情踴躍。自然關門大開。聽其轉運。而無所留難也。

人有朝食暮吐。或暮食朝吐。或食之一日。至三日而盡。情吐出者。雖同是腎虛之病。然而有不同者。一食入而即吐。一食久而始吐也。食入而即出者。是腎中之無水。食久而始出者。乃腎中之無火也。此條之症。正食久而始出。非腎寒而何。夫腎寒而何以成翻胃也。蓋脾胃之土。必得命門之火。以相生而後土有濕熱之氣。而能發生以消化飲食。倘土冷水寒。結成冰凍。則下流壅積。必反而上越矣。治之法。宜急補其腎中之火。使一陽初復。大地春回。冰泮土鬆。濕茹之類。可以順流而下。又何至上冲於噎口哉。然而單補其火。則又不可。腎火非腎水不生。腎火離水。則火有亢炎之禍。況上無飲食之相濟。則所存腎水。亦正無多。但補火而不兼補水。焚燒竭澤。未必不成焦枯之嘆。必濟之以水。無論火得水而益生。而水亦得火而更生。水火既濟。自然上下流通。何至有反胃之疾哉。方用兩生湯。肉桂二錢 附子一錢 熟地二兩 山茱萸一兩水煎服。一劑而吐減半。再劑而吐更減半。連服四劑。則吐止矣。服十劑而全愈矣。此方水火兩生。脾胃得火氣而無寒涼之虞。得水氣而無乾澀之苦。自然上可潤肺。而不阻於咽喉。下可溫脾。而不結於腸腹矣。或謂下寒多腹痛反胃。既是腎寒。正下寒之謂也。宜小腹作痛矣。何以食久而吐之病。絕不見腹痛。豈腎寒非歟。不知寒氣結於下焦。則腹必疼痛。今翻胃之病。日日上吐。則寒氣盡從口而吐出矣。又何寒結之有乎。

人有時而吐時而不吐。吐則盡情吐出。人亦以為翻胃也。然而此病非翻胃也。有似於翻胃耳。此種之病。婦人居多。男子獨少。蓋因鬱而成之也。夫鬱則有未不傷其肝木之氣。肝經一傷。木即下剋脾胃。肝性最急。其剋土之性。亦未有不急者。其所剋之勢。胃土若不能受。於是上越而吐。木怒其土之不順受也。於是按其結鬱之氣。捲土齊來。盡祛而出。故吐之不盡不止。其有時而不吐者。因木氣之少平耳。故於氣之鬱與不鬱。以驗其吐之甚與不甚。斷不更也。治之法。不必止吐。而惟在乎肝。平其肝而鬱自舒。鬱舒而吐自止也。方用逍遙散。柴胡一錢。白芍五錢。茯苓三錢。白朮一錢。當歸三錢。陳皮三分。甘草一分。水煎服。一劑而吐少止。再劑而吐全愈。愈後。仍以濟艱催輓湯減半分。兩調理可也。蓋逍遙散解鬱之後。其木枯渴可知。隨用濟艱催輓湯急補其水。則木得潤而滋榮。自然枝葉向榮。而又何至拂鬱其性而作吐哉。

人有胃中饒雜腹內微疼。痰涎上湧而吐。嘔日以為常人。以為翻胃之病。而不知非也。蓋蟲作祟耳。夫蟲何以生生之。又何以作吐。實有義在。而世人未知也。凡人有水濕之氣。留注於脾胃之間。而肝木又旺。來剋脾胃之土。則土虛而生熱。此熱乃肝木之火。虛火也。土得正火而消食。土得虛火而生蟲。此蟲乃肝木之氣。其性最急。喜動而不喜靜。飢則微動而覓食。飽則大動而跳梁。挾水穀之物。興波鼓浪而上吐矣。然但吐水穀而不吐蟲者。又是何故。蓋肝木之蟲。又最靈。畏金氣之剋。居土則安。入金則死。故但在胃而翻騰。不敢越胃而游樂祛水穀之出胃。而彼且掉頭而返。思恐出於胃。為肺金之氣所殺也。治之法。必須用殺蟲之藥。而佐之瀉肝之味。然而瀉肝殺蟲之藥。未免寒涼。剋肝未必遽瀉。而脾胃先已受傷。脾胃受傷。而蟲亦未能盡殺。必須於健脾補胃之中。而行其斬殺之術。則地宜謐而盜賊難以盤踞。可以盡戮之。而無遺。庶幾常靜而不可再動也。方用健土殺蟲湯。人參一錢。茯苓一兩。白芍一兩。炒梔子三錢。白微三錢。水煎半碗。又加黑驪溺半碗。和勻。飢服一劑。而吐止。不必再劑。蟲盡死矣。夫驪溺何以能殺蟲止吐也。驪性屬金。蟲性畏金。故取而用之。世人有單用此味而亦效者。然而僅能殺蟲而不能健土。土弱而肝木仍旺。已生之蟲。雖死於頃刻。而未生之蟲。不能保其不生也。健土殺蟲湯。妙在於補脾補胃以扶土。即瀉肝以平木。使木氣既平。不來剋土。且土旺而正火既足。則虛邪之火何從而犯之。虛熱不生。而蟲又何從而生之乎。況方中梔子白微原是殺蟲之聖藥。同驪溺用之。尤能殺蟲於無形。此按本塞源之道。不同於單味偏方。取勝於一時。而不作長久之計也。

人有食後必吐出數口。却不盡出。膈上時作聲。面色如平人。人以為脾胃中之氣塞也。誰知是膈上有痰血相結而不散乎。夫膈在胃之上。與肝相連。凡遇怒氣。則此處必痛。以血之不行也。血不行則停於此中。而血成死血矣。死血成於膈上。必有碍於氣道。而難於升降。氣血阻住。津液遂積而成痰。痰聚而成飲。與血相搏而不靜。則動而成聲。本因氣而成動。又加食而相犯。勢必愈動而難安。故必吐而少快也。至食已入胃。胃原無病。自受也。又益肯始而復吐乎。此所以既吐而又不盡出耳。然則治之法。何必治胃哉。但去其膈上之痰血。而吐病不治而愈也。方用瓜蒂散加味吐之。

瓜蒂七枚 蘿蔔子三錢 韭菜汁一合 半夏三錢 天花粉三錢 甘草三錢 枳壳一錢 人參一錢 水煎服。一劑即大吐去痰血而愈。不必二劑也。瓜蒂散原是吐藥。得蘿蔔子枳壳以消食。得半夏天花粉以蕩痰。得韭菜汁以逐血。或恐過於祛除。未免因吐而傷氣。又加入人參甘草以調和之。使胃氣無損。則積滯易掃。又何至惡食而再吐哉。此症本非翻胃。因其食後輒吐。有似於翻胃。故同翻胃而共論之也。

臍脹門

人有兩足跗上先腫。漸漸腫脹至腹。按脹上如泥之可搏。小便不利。大便反結。人以為水腫也。誰知皆由於土氣之鬱乎。人生脾胃之氣健旺。則土能剋水。而水自灌注於經絡。兩不相碍也。惟脾胃之氣虛。則土不能轉輸水積於土。而胃中之水積而不流。於是浸淫於表裏皮毛。而無所不到也。然而脾胃之氣虛。非脾胃之故也。由於腎氣之虛。則土無升騰之氣。而土乃鬱而不升。力不能制水。使水之相侮。而脾胃之氣愈虛也。夫腎司開閉。陽太盛。則水道大開。陰太盛。則水道常閉。陽為腎中之火。陰為腎中之寒也。故腎寒則脾胃亦寒。水畏熱而不畏寒。此寒土之所以難制水也。然則治水腫之法焉。可舍補腎之火。而他求蓄水之土哉。雖然。水勢滔天。補火以生土。迂緩而難以決排。放水以全土。利便而易於蓄泄。故補腎中之火。可治久病之水。臍脹脾胃中之水。實益初病之水。脹也。下身脹而上身未脹。正初起之病也。急宜洩其水之為得。方用洩水至神湯。

大麥鬚二兩 茯苓一兩 白朮二兩 赤小豆三錢 水煎服。一劑而腹必雷鳴。瀉水如注。再劑而水盡。瀉無遺。不必三劑也。論理牽牛甘遂之方。未嘗不可用。但慮世人天實日薄。而脾胃腎之三經多虛。恐不勝藥力之過迅。故又改立此方。於補中泄水。正氣無傷。而邪水又盡出之為妙。方中白朮茯苓健脾胃之土。而又能通脾胃之氣。則土之鬱可解。土鬱既解。力足以制水矣。況大麥鬚能消無形之水。赤小豆能洩有形之濕。合而相濟。自能化水直出於膀胱。

膀胱由尾間之間盡泄而出矣

人有水腫既久遍身手足俱脹面目亦浮口不渴而皮毛出水手按其膚如泥此水臟之真病也乃土氣鬱塞之甚以致水濕不化耳夫土本尅水何為反致水侮蓋土虛則崩土崩則淤泥帶水而流緩於是日積月累下焦阻滯而水乃上浮脾胃之中原能藏水然水過於多則脾胃不能受而散布於經絡分積於皮膚矣迨至經絡皮膚不能受勢不得不流滲於皮膚之外水勢如此之橫氾濫於一身不用下奪之法又何以瀉滔天之水哉故必大開水道奪門而決而水乃大流也方用決水湯車前子一兩茯苓二兩王不留行五錢肉桂三分赤小豆三錢水煎服一劑而小便如注不絕二劑而腫脹盡消矣論理用雞屎醴逐水亦有神效然而雞屎醴逐水從大便而出而此方逐水從小便而出也水從大便出者其勢逆水從小便出者其勢順逆則效速而氣傷順則效緩而氣固此方利水從小便而出利其膀胱也凡水必從膀胱之氣化而後由陰氣以出土氣不宣則膀胱之氣閉吾用王不留行之迅約以開其口加入肉桂引車前茯苓赤小豆直入膀胱而利導之茯苓車前雖利水而不耗氣而茯苓且是健土之約水決而土又不崩此奪法之善也至於臍突手掌無紋用此方尚可救也惟是服此方瀉水而愈必須禁用食鹽者一月倘不能禁則又脹矣脹則不可再治也

人有氣喘作脹腹腫小便不利大便亦澹漸漸一身俱腫人以為水臟之病也而不知不然蓋脾胃腎三經之虛也夫水氣不能分消大都病在胃然胃之所以虛者正由三經之虛故也胃為水穀之海凡水入於胃為歸蓋五臟六腑之大源也但胃能容水而不能行水所恃脾之散水以行於肺肺之通水以入於膀胱腎之化水以達於小腸也惟脾虛則不能散胃之水精於肺而病在中矣肺虛則不能通胃之水道於膀胱而病在上矣腎虛則不能司胃之關門時其輸泄而病在下矣三經既虛而胃中積水浸淫遂遍走於經絡皮膚而無所底止耳治之法補其三經之氣而胃氣自旺胃氣旺而腫脹盡消方用消脹丹白朮三錢茯苓一兩麥冬五錢熟地五錢山藥一兩炙實五錢蘇子一錢水煎服一劑而喘少定二劑而脹漸消十劑而小便利二十劑而一身之腫無不盡愈也方中白朮茯苓以健其脾土麥冬蘇子以益其肺金熟地山藥炙實以滋其腎水自然脾氣旺而不至健運之失職肺氣旺而不至治節之不行腎之氣旺而不至關門之不開水自從膀胱之府而盡出於小腸矣安得而再脹哉

人有腰重脚腫小便不利或肚腹腫脹四肢浮腫喘息痰盛不可以臥此肺腎俱虛之病非臑脹之症也夫水症多是脾胃之虛茲何以肺腎之虛亦成水脹也不知肺虛必盜脾胃之氣而腎虛則不能生脾胃之氣矣二經之氣既虛則脾胃之氣更虛矣脾胃之氣日虛土雖生金而肺之氣化不行矣肺之氣化不行而腎之關門不開矣於是水不能消而泛濫則一如水腫之病也治之法似宜補肺而兼補腎然補肺尤不若專補腎之為得蓋肺雖生腎然止能生腎水而不能生腎火也脾胃必得腎火以相生水氣必得腎火以相化況補腎則肺不必來生腎水而肺金自安矣是補腎即所以補肺也方用金匱腎氣丸 茯苓十兩附子一個牛膝三兩官桂二兩熟地四兩山藥六兩丹皮二兩澤瀉十兩車前子三兩山茱萸二兩各為末蜜為丸每日分早晚白滾水各送下一兩服三日而小便利再服三日而腰輕服十日而上下之腫盡消服二十日而喘急痰盛無不盡除服一料完全愈再服一料斷不再發也此方經後人改竄分兩以致治肺腎之水脹多至不效因世人畏茯苓澤瀉之過於泄水耳不知水勢滔天既不用掃蕩之約以決水乃畏利導之品而不用之以消水乎故必須多用車前茯苓為君則水可泄之以從膀胱而下出然而腎之關門不開非附子肉桂回陽助火以蒸動腎氣則關何以開耶腎關不開而胃之積水又何以下哉故必用桂附以開關關既開矣則茯苓車前牛膝得盡利水而俱下矣又恐水過於利未免損傷陰氣又得熟地丹皮山藥以佐之則利中有補陽得陰而生則火無炎亢之虞土有升騰之益誠治水之神方補土之妙藥也世人倘疑吾說之偏而妄增約味或更改輕重斷不能收功也

此方名為培土消滿湯專治火病初起致傷脾胃以致氣衰中滿得成臑脹者服此方數劑便可奏功 人參三分白朮五錢茯苓三錢蘿蔔子五分陳皮三分山藥五錢芡實三錢甘草一分神麴三分山查五粒蘇子五分

人有手足盡脹腹腫如臑面目亦浮皮膚流水手按之不如泥但陷下成孔手起而脹滿如故飲食知味大便亦瀉泄小便閉塞氣喘不能倒臥人以為水臑之症而不知乃腎水之衰也夫腎水之衰何以致水之泛濫至此不知真水足而邪水不敢橫行真水衰而邪水乃致泛決況真水既衰則虛火必盛虛火既盛而真水力不能制則火性炎上三焦之火與衝脈之屬火者皆同羣以助逆無不逆冲而上行矣火既上冲而水從火泛上

兀於肺喘嗽而不寤臥主腎氣既逆又安得而卧也人至不得卧則肺氣夜不得歸於腎之中而腎之中水空而無非火氣則肺之氣不敢久留於腎仍歸於肺經母因子虛則清肅之令不行於膀胱於是水入於膀胱之口而膀胱不受乃散聚於陰絡隨五臟六腑之虛者入而注之不走小腸而走手足皮膚而毛竅出水也此種水症世人未知治之法必須補腎之水以制腎火尤宜補肺之金以生腎水蓋腎水不能速生助肺氣之旺則皮毛閉塞而後腎氣下行水趨膀胱而不走腰理矣方用六味地黃湯加麥冬五味治之熟地二兩山茱萸一兩山藥一兩茯苓二兩丹皮六錢澤瀉一兩麥冬一兩北五味子三錢水煎服一劑而可卧二劑而水如法四劑而一身之腫盡消十劑而諸症全愈愈後必須戒色至一年禁鹽至三月否則雖愈而必發也蓋此症原有腎火故補水而不必補火也腎虛以致火動肺虛以致水流補其水則火自靜補其金則水自通實有至理而非泛然以作論也

人有單腹脹滿四肢手足不浮腫有經數年而不死者人以為水臟之症而不知非水臟也蓋水臟之症不能越於兩年未有不及皮膚流水而死者今經數年而不死且皮膚又不流水是豈水臟之症乃虫積於血之中血裏於虫之內似臟而非臟也夫血虫之臟何因而得之飲食之內或食生菜而有惡虫之子則入腹而生虫或食難化之物久變為虫形而不可解血即裹之而不化日積月累血塊漸大而虫遂多所用食物止足供虫食之用即水穀入腹所化之血亦為虫之外郭而不能灌注於各臟腑矣此等之症最忌小便不利與胃口不健者難以醫療倘小便利而胃口開均可治之蓋小便利者腎氣能通於膀胱也胃口開者心氣能行於脾胃也二臟之氣有根可用殺虫下血之約而無恐以其本實之未損也方用逐穢消脹湯白朮一兩雷丸三錢白微三錢甘草一錢大黃一兩當歸一兩丹皮五錢蘿蔔子一兩紅花三錢水煎服一劑腹內必作雷鳴少頃下惡物滿桶如血如膿或有頭無足之虫或色紫黑色之狀又服一劑大瀉而下而惡物無留矣然後以人參一錢茯苓五錢蒼仁一兩山藥二兩白芥子一錢陳皮五分白朮二錢調理而安前方用攻於補之中雖不至大傷臟腑然大瀉天下畢竟元氣稍損故穢盡之後即以參苓薏藥之類繼之則脾胃堅固不愁亡陰之禍也或問此等之病既非水臟初起之時何以知其是臟與血臟也吾辨之於面焉凡面色淡黃之中而有紅點與紅紋者是也更驗之於腹焉凡未飲而作夜即可用逐穢消脹湯減半治之亦一劑而即愈也但下後無論新久

必須忌鹽者一月。苟若不忘。必至再病。則難治矣。

人有上身先腫。因而下身亦腫。久之。一身盡腫。氣喘嗽不得臥。小腹如光亮之色。人以為水臌之已成也。誰知是水臌之假症乎。夫濕從下受。未聞濕從上受者也。凡人脾土健旺。必能散精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何致水氣之上侵。惟脾土既虛。所食之飲食。不化精而化水。所化之水。乃邪水而非真水也。真水既無所生。則腎中乾涸。無非火氣。於是同任衝之屬火者。俱逆而上出。是水從火溢。土積於肺而嗽。奔越於肺而喘。既喘且嗽。身自難臥。散聚於陰絡。而成跗腫。故先上腫而後下腫也。似乎治之法。急宜治腎矣。然而火盛由於水衰。而水衰實先由於土衰也。補土其可緩乎。惟是既補脾以健土。必至燥腎以旺火矣。故補脾又必須補腎。而補腎又必須補脾。所貴二者之兼治也。方用二天同補丹。山藥一兩。芡實一兩。茯苓五錢。白朮二兩。肉桂三分。訶子一錢。百合五錢。水煎服。二劑而喘嗽輕。又二劑而喘嗽止。十劑而腫脹消。再十劑全愈。此方無一味非治脾之藥。即無一味非補腎之藥也。健其土而不虧其腎。滋其水而不損於脾。兩相分消。而又兩相資益。得利之功。而無利之失。治水臌之假症。實有鬼神不測之妙也。

厥症門

人有日間忽然發熱。一時厥去。手足冰冷。語言惶惑。痰迷心竅。頭暈眼昏。此陽厥也。陽厥者。乃陰血不歸於陽氣之中。而內熱如焚。外反現假寒之象。故手足冷也。此等之症。傷寒中最多。但傷寒之厥。乃傳經之病。必熱至五六日而發。厥非一日身熱。而即發厥者也。故不可用傷寒之法。以治此等之厥。然厥雖不同於傷寒。而內熱之深。正未嘗少異。夫厥乃逆也。逆肝氣而發為厥。厥乃火也。逆火氣而發為厥。熱深而厥亦深。熱輕而厥亦輕。故不必治厥也。治熱而已矣。惟是厥發於日。陽離乎陰也。無陰則陽無所制。離陰則陽無所依。陽在裏而陰在表。自然熱居中而寒現外矣。治之法。溫其在內之火。則內熱自出。內熱既除。而外寒自散。然而火之有餘。仍是水之不足。瀉火之中。而佐之補水之味。則陽得陰而有和合之歡。斷不至陰離陽。而有厥逆之戾也。方用安厥湯。人參三分。玄參一兩。茯苓三錢。白微一錢。麥冬五錢。生地五錢。天花粉三錢。炒梔子三錢。白芍一兩。柴胡五分。甘草一錢。水煎服。一劑而厥定。再劑而身涼矣。凡日間發厥之症。俱可治之。無不神效。此方合和陰陽。實有調劑之妙。助陽氣而不助其火。生陰氣而不生其寒。祛邪而不損其正。解鬱而自化其痰。所以定厥甚神。返

逆最速也

人有夜間發熱一時厥逆昏暈暴亡如死人狀惟手足溫和喉中痰響不能出聲此陰厥也陰厥者陽氣虛而不入陰今補陰而合陽恐非治法不知陽氣虛而不入於陰血之內以陰血之大燥火盛而虛陽不敢入於陰耳非陰血過多之謂也苟補陽過勝則陽旺而陰並消亡此所以必須補陰以合陽而萬不可補陽以勝陰也況方中未嘗無補陽之藥補陰居其七補陽居其三陰陽始無偏勝而厥逆可援也按此方不載藥味但言方中補陰補陽人有日間發厥而夜間又厥夜間既厥而日間又復再厥身熱如火痰涎作聲此乃陰陽相併之厥也熱多則厥亦多用瀉火之藥則孰除而厥亦除矣然而厥既有晝夜之殊而熱亦有陰陽之異正未可徒瀉天火也宜於瀉陽之中而用補陰之藥於抑陰之內而用補陽之劑庶幾陽火得陰而消陰火得陽而化提陽出於陰而日間無昏暈之虞升陰入於陽而夜間無迷眩之害也方用旋轉陰陽湯

柴胡一錢白芍五錢當歸三錢生地五錢麥冬三錢附子一個炒梔子二錢天花粉三錢水煎服一劑而厥逆安矣不必再劑也此方陰陽雙補痰火兩瀉補瀉兼施不治厥而厥自定矣倘或補陰而不補陽或瀉陽而不

抑陰則陰陽必有偏勝而痰火必致相爭變出非常有不可救藥之悲矣

人有大怒之後又加拂抑事不如意忽大呼而厥吐痰如湧目不識人以為痰甚而厥也誰知是肝氣之逆得痰而厥乎夫肝性最急急則易於動怒怒則氣不易泄而肝之性更急矣肝過於急則脾血必燥必求效於脾胃以紛取資然而血不能以驟生脾胃出水穀之液以予肝未遑變血熱必迅變為痰以養肝而肝又喜血而不喜痰也痰欲入於肝而肝不受又必至痰阻於肝之外以封閉夫肝之竅矣肝不能得痰之益反得痰之損則肝之燥結可知既無津液之灌注必多炎氣之沸騰痰閉上而火起下安得不冲擊而成厥哉治之法宜去其痰而厥乃定也然而去痰必須平肝而平肝在於解鬱方用平解湯

半夏二錢茯苓三錢神麴二錢麥芽二錢炒梔子二錢黃連五分甘草一錢水煎服一劑而厥輕再劑而厥定

三劑全愈此方解肝氣之拂逆實有神功妙在清熱而不燥導痰而不峻也

人有不怒則已怒輒飲酒以為常自酌自飲自飲自勸引滿開懷不醉不休一日發厥不知人稍蘇猶呼酒號叫數次復昏暈人以為飲酒之太醉也誰知是膽經之火動乎夫肝與膽為表裏肝氣逆則膽氣亦逆肝火動

則胆火亦動也。酒入臟腑，必先入膽。則酒化為水矣。然而酒性大熱，飲酒過多，酒雖化水，而酒之熱性不及分消，必留於膽中。况怒氣傷肝，則肝火無所發泄，必分流而入於膽。胆得酒之熱，又得肝之火，則熱更加熱矣。夫肝胆為心之母也，母熱必呼其子以解氣。自然肝氣必移熱以予心，而心不可受熱也。乃變而為厥矣。治之法，急解其心中之熱，而心之熱非起於心也，仍須瀉胆之熱，而胆之熱非本於胆也，仍須瀉肝之熱，以解酒之熱。而已方用逍遙散加味治之。柴胡一錢，白芍一兩，茯苓五錢，白朮五錢，甘草二分，陳皮五分，當歸二錢，葛花二錢，炒梔子三錢，白芥子三錢，水煎服。一劑而厥輕，二劑而厥定，三劑而愈。逍遙散治實鬱，佐之梔子以瀉火，益之葛花以解酒，加之白芥子以消痰。酒病未有無濕者，濕則易於生痰，去其濕而痰無黨，去其痰而火無勢，濕既無黨，而火又無勢，雖欲再厥，其可得乎？故方中所以多用茯苓、白朮，以補助柴胡、白芍者，正此意耳。人有一過午時吐酸水一二大碗，至未時心前作痛，至申痛甚，厥去不省人事，至戌始甦，日日如是。人以為陰分之虛也，誰知是太陽膀胱之經有瘀血結住而不散乎？夫膀胱之水得氣化，則能出膀胱水，不能出自是氣不能化之故。今小便不閉，是氣未嘗不化也，氣乃無形之物，無形能化，宜乎無不化矣。吾以為有瘀血結住而不散者，以血有形，不比氣之無形也，無形易化，而有形難化耳。未申之時，正氣行膀胱之時也，氣行於血之中，而血不能行於氣之內，所以作痛而發厥。欲血之瘀者而重治，似宜大行其氣，氣行而血亦行也。然而瘀血有形，非僅氣約之能散也，必須以有形之物以制血，則氣可破血而無阻滯之憂矣。方用逐血丹。歸尾一兩，大黃三錢，紅花三錢，桃仁廿粒，天花粉三錢，枳殼五分，厚朴二錢，丹皮三錢，水蛭火煨燒黑一錢，水煎服。一劑而瘀血通，二劑而瘀血盡散。此方妙在用水蛭，同入於大黃、厚朴之中，以逐有形之血塊，則病去如掃，而痛與厥盡去也。倘不用水蛭，雖亦能止厥定痛，而有形之血塊終不能盡逐也。必加入水蛭而建功如神，不可以此物為可畏而輕棄之，遺人終身之病也。

人有忽然之間，如人將冷水澆背，陡然一驚，手足厥冷，遂不知人。已而發熱，則漸漸甦醒。一日三四次如此。人以為祟乘之而然也，誰知乃氣虛之極乎？夫氣所以衛身者也，氣虛則體怯，外寒之侵，乃內氣之微也。內氣既微，原不必外邪之襲，無病之時，常覺陰寒之逼身，如冷水之澆背者，正顯內氣之微也。氣微自生內寒，亦何祟之來憑乎？雖然厥病多熱，手足厥冷，吾恐心中之熱也。然而內熱之極，反生寒顫，與氣虛之極，亦生寒顫者，正

復相同。苟不辨之至明。往往殺人於頃刻。約餌之懷。慘於刀刃。可不慎歟。吾實有辨之之法。大約內熱而外寒者。脉必數而有力。而舌必乾燥也。氣虛而外寒者。脉必弱而無力。而舌必滑潤也。故見氣虛之症。必須大補其氣。而斷不可益之大寒之品。方用麤氣湯。人參一錢。陳皮一錢。枳壳三分。葛蒲五分。水煎服。一劑輕。二劑更輕。連服數劑全愈。此方重用人參以補氣。益之陳皮枳壳。寬中消痰。則人參麤氣。更為有神。益之葛蒲者。引三味直入心中。則氣不能散於心外也。

春溫門

一春月傷風。頭痛鼻塞。身亦發熱。人以為太陽之傷寒也。誰知是傷風而欲入於太陽乎。夫春傷於風者。由皮毛而入肺也。風入於肺。而鼻為之不利。以鼻主肺也。風入於肺而不散。則肺金之氣不揚。肺氣不揚。自失其清肅之令。必移其邪而入於太陽。膀胱惟恐邪入。乃堅閉其口。而水道不行。於是水不下通。而火乃炎上。頭自痛矣。與傳經太陽之傷寒。絕不相同。散其肺金之風。杜其趨入膀胱之路。而身熱自退也。方用舒肺湯。桔梗三錢。甘草一錢。蘇葉五分。天花粉一錢。茯苓三錢。桂枝三分。水煎服。一劑而身熱解。二劑而頭痛鼻塞盡愈。此方專入肺經。以散其風邪。有風則必生痰。有痰則必有火。天花粉消痰。而又善解火。一味而兩用之也。桂枝茯苓。開膀胱之口。引邪直走膀胱而下洩。因肺欲移邪而移之。其執其便。隨其機而順用之也。

一春月傷風。身熱咳嗽。吐痰惡熱。口渴。人以為傷寒傳經入於陽明也。誰知是傷風而陽明之火。來刑肺金乎。夫陽明胃土。本生肺金。何以生肺者。轉來刑肺乎。蓋肺屬金。本不宜畏風。乃不畏風者。既可畏風。豈生肺者。獨不可刑肺乎。蓋肺乃嬌藏。肺之性。雖不畏風。而肺之體。未嘗不畏風也。風入肺經。必變為寒。胃為肺金之母。見肺子之寒。必以熱濟之。夫胃本無熱也。胃之熱。心火生之也。心火又胃之母也。心火知胃土之生金。乃出其火以相助。然助其肺土之有餘。必至剋肺金之不足。借兵以討賊。反致養兵以殘民。故胃熱而肺亦熱。所以咳嗽口渴之症生矣。治之法。瀉心火以安胃土。自然肺氣得養。而風邪自散也。方用平邪湯。黃連三分。甘草一錢。蘇梗一錢。紫苑一錢。葛根一錢。石膏三錢。麥冬五錢。貝母三錢。茯苓三錢。水煎服。一劑輕。二劑又輕。三劑身涼矣。不必四劑也。此方瀉心火者。十之三。瀉胃火者。十之六。其故何也。蓋心火之旺。剋肺者。輕。胃火之旺。刑金者。重。輕瀉心中之火。則心不助胃。以刑金。重瀉胃中之火。則胃不刑金。以傷肺。肺氣既回。肺邪又安。留哉。

一春月傷風發寒發熱口苦兩脇脹滿或吞酸吐酸人以為少陽之傷寒也誰知是少陽之春溫乎夫少陽胆也膽喜風何又膽又傷風乎蓋同氣之易入也但傷寒亦傷風也何以冬月謂之傷寒而春月即謂之春溫耶不知冬月之風寒春月之風溫寒則傷深溫則傷淺傷深者邪至少陽而有入裏之懼傷淺者邪至少陽而即有出表之喜故同傷少陽傷風與傷寒實有異也至於治傷風之少陽法又不必大異皆舒其半表半裏之邪而風邪自散也雖然傷寒邪入於少陽有入裏之症往往用大柴胡湯與承氣之類和而下之若傷風入少陽以小柴胡湯和解而有餘不必用大柴胡承氣之湯而重用之也方用加減小柴胡湯柴胡錢半茯苓三錢黃芩一錢甘草一錢陳皮五分天花粉一錢水煎服一劑而寒熱解再劑而諸症愈此方較原方而更神以用茯苓之多使邪從膀胱而出更勝於和解也夫少陽之症居於表裏之間邪在少陽和解之使其從表而入者仍從表而出又恐其表之不能上散也用茯苓以引入膀胱仍是從表而下出也佐柴胡以散邪更建奇功耳一春月傷風身熱嘔吐不止人以為太陰之傷寒也誰知是太陰之春溫乎夫太陰脾土也風傷太陰則土中有風風在地中則土必震動而水溢故令人嘔吐不止非陰寒之氣入於脾土之內而動人嘔吐者可比此傷風之在太陰與傷寒傳經之入太陰者治法迥不相同也故傷寒當溫其經以回陽而傷風宜散其風以安土也方用奠土湯治之白朮五錢茯苓三錢人參一錢柴胡一錢甘草一分葛根一錢神麴五分半夏一錢水煎服一劑而風散二劑而身涼三劑而病全愈矣方中祛邪於補脾之內健脾而風自息又何疑哉一春月傷風出汗胃乾燥渴欲飲水人以為太陽之傷寒也誰知是春溫之症火邪入膀胱乎夫膀胱者肺金之子也肺受風邪久則變熱肺乃求救於膀胱邪即乘其求救而下行而膀胱之水思欲救母乃不肯下泄而上與風火相鬪邪見膀胱正氣之盛仍不入膀胱而入胃於是胃熱而與邪相爭故爾出汗汗出而胃之津液自乾故口渴思水以救其內焚也治之法不必散風邪而瀉火熅速利其膀胱使水從小便而出胃中之津液自生方用五苓散白朮一錢茯苓三錢澤瀉三錢猪苓三錢肉桂一分以水煎服一劑而小便利二劑而口渴汗出盡止矣五苓散乃利水之藥也何以能止渴生津去風散火也蓋五苓散專利膀胱之水膀胱者太陽之經也傷風已經出汗宜太陽之邪盡出矣乃口渴思水明是邪熱不肯從皮毛外出而欲趨膀胱下出矣五苓散利其膀胱則水流而火亦流矣火隨水出胃火已消而胃自生液自然上潤於肺肺得胃液之養則皮毛

自閉邪又何從而再入哉。

一傷風頭痛發熱盜汗微出。見風則畏。人以為太陽傷寒。誰知乃春溫之病。傷風而非傷寒也。夫頭痛本屬太陽。然而風能入腦。亦作頭痛。未可謂身熱頭痛便是太陽之症也。風從皮毛而入。皮毛主肺。肺通於鼻。而鼻通於腦。風入於肺。自能引風入腦。而作頭痛。倘肺氣甚旺。則腠理自密。皮毛不疏。風又何從入之。惟其肺氣之虛。故風邪易於相襲。邪正爭鬪。身故發熱。肺氣既虛。安能敵邪。所以盜汗微微而暗出也。此症明是傷風。勿作傷寒輕治也。況傷寒惡寒。傷風惡風。今但畏風而不畏寒。尤是傷風確証。然則治之法。烏可不急散其風乎。然而邪之所湊。其氣必虛。補其肺氣之虛。表其風邪之盛。自然奏效甚速也。方用益金散風湯。人參五分。甘草一錢。五味子三粒。麥冬三錢。紫蘇一錢。蔓荊子一錢。天花粉一錢。桔梗三錢。水煎服。一劑而頭痛除。二劑而身熱解。三劑而盜汗亦自止矣。此方散重於補。何以名為益金之湯耶。不知肺金為邪所傷。其氣甚衰。若用大補重藥。必且難受。不若於散表之中。略為補益。則邪既外出。而正又內養。兩得其宜。是過於散正善於補也。

一傷風頭痛發熱。身皮腰重。骨節俱痠。惡風無汗。人以為傷寒。而不知非也。夫傷寒則不惡風矣。此內傷脾腎。而風乘虛以入肺。則經絡之間。不相流通。故身熱耳惟是內傷脾腎。與肺無涉也。何以脾腎傷於內。而肺經即有外邪耶。不知脾為肺之母。而腎為肺之子也。母虛而子亦虛。子虛而母亦虛。必然之道也。脾腎之氣虛。而肺安得有虛之理。肺虛則湊理必虛。而毛竅難以自固。故風邪所以易入也。風邪既入於肺。則肺氣益虛。何能下潤於腎。而旁灌於百骸耶。自必至滿身骨節之痠痛。而腰安得而不重哉。但肺氣既虛。腠理不閉。邪既易入。則汗亦宜易出矣。何以邪入而汗不出耶。不知邪欺肺氣之虛。又窺脾腎之不足。則邪將內踞。欲作永久之計。反恐肺竅太疎。伏守毛孔。不使外風之另入。故見風反畏。外邪且不能再入。何況內汗之能出乎。然則治之法。奈何。散肺中之邪。而仍補脾腎之氣。脾土旺。而肺氣有生發之機。腎水足。而肺金無乾燥之苦。自然上可達於腦。而頭痛除。下可達於膀胱。而腰重去。中可和於中焦。而一身支節之痠痠盡愈也。方用活紫丹治之。

白朮五錢。茯苓三錢。當歸五錢。羌活一錢。紫蘇一錢。甘草一錢。細辛五分。黃芩一錢。麥冬五錢。人參一錢。貝母一錢。水煎服。此方補多於散。而補之中。純補脾而不補腎者。又是何故。人生後天。以脾胃之氣為主。脾健則胃

氣自開。胃開則腎水自潤。況方中人參白朮。原能入腎。而白朮尤利腰膝。腰膝利。而一身之氣無不利矣。何況